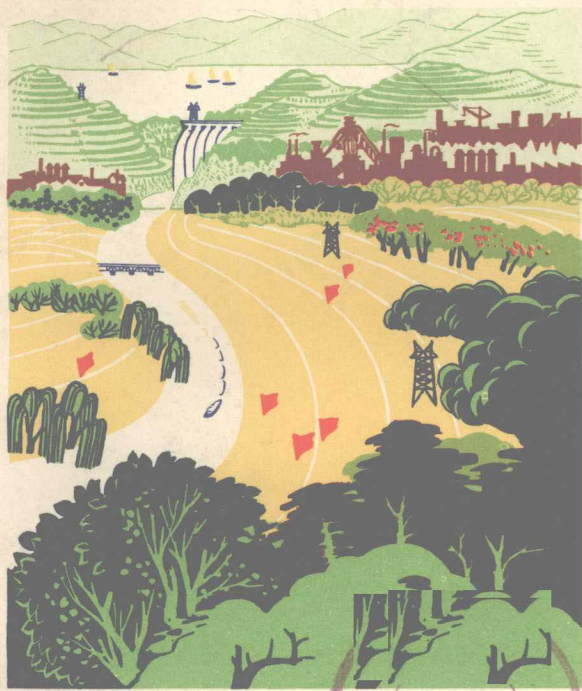




伟大祖国欣欣向荣

浙江人民出版社



伟大祖国欣欣向荣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2

1972年4月第一版

1972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72—1·16

定 价：0.15元

毛 主 席 语 录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

目 录

看奴隶们怎样创造历史

——记开滦煤矿二十多年来的巨大变化

.....开滦煤矿报道组 《人民日报》记者（1）

红日照新港

.....《人民日报》通讯员 《人民日报》记者（9）

老厂新貌

——访杨树浦发电厂

.....《文汇报》通讯员（15）

杭州工业蓬勃发展

.....新华社（22）

万里高原变通途

——记青海省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26）

换了人间

——献县四十八村新貌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33）

凤阳新山村

——访凤阳县白山凌生产队

.....《人民日报》通讯员 《人民日报》记者（40）

今日上旺更兴旺

.....绍兴县革委会报道组（46）

古驿新颜

.....《人民日报》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51）

“龙须沟”旁一条街

——从北京红桥副食店、粮店看人民生活的变化

.....《人民日报》通讯员 《人民日报》记者（54）

古老街道展新容

——前门外大栅栏地区街道巨变

.....《北京日报》记者（60）

卫生村

——记川沙县道新大队除害灭病的新风尚

.....川红农（68）

到毛主席身边上大学

——访中央民族学院工农兵学员

.....新华社记者（72）

看奴隶们怎样创造历史

——记开滦煤矿二十多年来的巨大变化

开滦煤矿在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中，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掠夺式的开采，开滦变得千疮百孔，衰微破败。

解放后，获得了新生的开滦，迈上了一个崭新的里程。昔日被称为“窑花子”的奴隶，今天成了矿山的主人。现在，整个矿区生气勃勃，欣欣向荣。耸立高空的一座座井架，昼夜不停地提升着优质煤炭。几百米深的井下，各种新式采煤机械象利剑似的剥落着乌黑净亮的煤层。一列列电机车沿着蜿蜒交错的几十里巷道穿梭般奔驰。纵横百里的煤海，成为一座繁忙的不夜之城。今天，一个采煤面出的煤等于过去一个矿的产量。解放后开采出来的煤炭，已远远超过了解放前七十年产量的总和。这就是煤矿工人当家作主以后写出的新历史。

“窑花子”管好了矿山

解放初，帝国主义者被赶出开滦的时候，曾狂妄地断言：“窑花子管不了矿山。没有我们，开滦三个月就得闭矿停产。”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是那样的无情，开滦不但没

有闭矿停产，而且越办越兴旺，越办越高产，成为全国燃化系统的先进企业。而管理开滦这座大型现代化煤矿的很多人，正是过去的那些“窑花子”。

马家沟矿党委会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张敬堂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敬堂的过去，比黄连还要苦。他父亲给地主当了一辈子长工，最后活活地累死了。为了养活母亲和幼妹，一九三六年他下了唐山矿。他在这人间地狱里拉了七年大筐，刨了五年煤，身强力壮的汉子，被折磨得只剩了皮包骨头。当年同张敬堂一起进矿的一百二十个矿工，到现在幸存的只有两个，张敬堂也先后四次死里逃生。象张敬堂这样的老矿工，经历了苦难的过去，怎能不热爱这幸福的今天！他把自己整个的身心都扑在矿山建设的事业上了。工人们都习惯地把他叫做不知疲倦的老矿长。他所在的马家沟矿，在一九三六年就被帝国主义封闭了。开滦的煤矿工人为了充分挖掘祖国的地下宝藏，从一九五四年起，经过三年艰苦奋斗，终于复活了这座死矿。张敬堂带领广大矿工，对这个矿的开拓、掘进、采煤等主要生产环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生产逐年大幅度上升，去年已超过设计能力百分之六十以上，创造了建矿以来的最高纪录。

从“窑花子”中不但涌现了大批行政管理干部，也成长了不少技术管理干部。欧阳继秀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负责范各庄矿全面技术工作的工程师，也是一个在皮鞭、棍棒奴役下挣扎过来的“窑花子”。解放前，欧阳继秀是林西矿井下刨煤拉筐的苦力。吃人的旧社会，使他的妻儿三口全部病饿而死。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把他从旧开滦这座活地狱里解放出来。又是党和人民政府让他进了识字班，以后又把他保送

到北京矿业学院学习。这个翻身的奴隶，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任务。他把自己丰富的生产经验和学到的理论知识结合了起来，为发展矿山事业不断作出了新贡献。他经过和工人、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成功地改革了范各庄矿的采区巷道布置，实现了采面运输机整体移动，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提高了效率百分之四十。

在开滦的各级领导成员中，象张敬堂、欧阳继秀这样矿工出身的干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来自群众，依靠群众；懂得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们还努力钻研业务，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和广大工人一起，使古老的矿山恢复了青春。

卑贱者创出了奇迹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开滦的矿工们，正是在党的领导下，造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俗语说：“沙滩上建不起高楼大厦”，可是，开滦煤矿的工人阶级，恰恰就在沙滩上建起了一座大型的包括高楼大厦在内的现代化矿井——范各庄矿。

这座新矿井座落在开滦矿区东南边沿上。宽敞明亮的车场巷道，每隔十五米左右就有一盏日光灯；运输煤炭的大型电机车，安装着载波联系讯号和自动闭锁装置。采煤工作面上使用的全是国产新式机器，操纵刨煤机的采煤工人，坐在远离采煤面的操作台上，一按电钮，煤炭就滚滚落在运输机上，源源送出井口，自动装上火车，运往全国各地。可是，十四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沙滩。在这荒滩下面，埋藏着

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帝国主义者曾经垂涎过它，到这里作过勘察，结果被八十米厚的流沙层给吓住了，不得不放弃掠夺这块煤田的野心。矿山回到人民手里以后，矿工们以豪迈的革命气魄表示，帝国主义者办不到的，我们要办到！工人们立志战胜流沙层，建设新矿井。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建井时期的日日夜夜。那是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当家做主、奋发图强的强烈感情，使蕴藏在工人当中的革命热情和聪明才智，就象呼啸奔腾的洪流，一泻千里。一件件合理化建议象雪片一样送到了建井指挥部。为了制服流沙，他们采用了冻结法凿井新技术。在实践中，工人们打破了由下往上冻结的常规，创造了反循环冻结、边冻结边施工的新工艺，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凿井工人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突破凿砌井的深度每段不能超过二十米的老框框，把每段加大到三十八米。在那战斗的岁月里，工人们战胜了多少困难，赢得了多少胜利！井筒里的涌水量每小时高达一百四十吨，瓢泼似的淋水打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工人们毫无畏惧地顶着淋水，操纵着风锤，班班超额完成任务。当他们听说材料运输跟不上快速施工的消息以后，就在上工的时候拿着书包、面袋，有的干脆拿条裤子，把裤脚一扎，装上沙子、石子，用自行车从十几里外的料场运到工地。就这样，经过六年的艰苦奋斗，范各庄矿终于建成投产了，并且不断传出大面积丰产的捷报，产量日新月异，很快就超过了设计水平。

“向地球心脏进军！”这是林西矿工人提出的豪迈口号。为了实现这个口号，他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进行了不

不屈不挠的斗争。林西矿是一个开采了九十年的老矿，浅部储煤已经越来越少。怎么办？要不要向八百米的深部煤层进军？一些迷信洋教条的技术人员，先后搞了六年的通风设计，花了几十万元，结果制订了一个压缩采区、降低产量的“以风定产”方案。许多老工人听到要减产的消息以后，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在这紧急关头，潘文华、曹岐等老矿工挺身而出，毅然登上了设计舞台，决心打破“以风定产”的老框框，设计出一个通风为生产发展服务的新方案。老工人的革命行动得到了矿党委的大力支持，立即组成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设计小组。矿工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场关系林西矿命运的战斗。他们跑遍了井下所有的巷道，测算了一万多个有效的数据。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比较，终于设计出一个保证生产发展的深部开发通风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利用了一万二千米旧巷道，节省了两千五百多米巷道工程，减少费用三百一十万元，并使矿井的生产水平提高一倍。

改造林西老矿，建设范各庄新矿，这只是战斗的序幕。几年来，开滦工人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改造了一座又一座老矿井，建起了一座又一座新矿井。徐家楼矿井的新井架刚刚竖起，荆各庄矿的凿井工程又将竣工。这两座大型新矿井使开滦增添了新的异彩，一幅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展现在人们面前。

矿工的幸福生活

随着矿山生产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矿工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解放前的开滦，简直是个活地狱。矿工们在没有一点安全保障的恶劣条件下劳动，正象当时人们所说的：“井下阎王殿，出煤拿命换。”水、火、瓦斯、冒顶等事故层出不穷。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就有五千三百多名矿工葬身在开滦，平均不到三天就死一个人。有一次唐山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一次就有四百三十多个阶级弟兄丧失了生命，唐山市一片悲惨哭声。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帝国主义者就是用中国矿工的白骨和鲜血，掠夺了两亿吨煤炭。

当时的矿工生活是多么苦啊！照那时人们的说法，就是：丈夫下窑，妻儿抱瓢，沿街乞讨。十年一件破窑衣，井上井下身不离。天一黑，街头、破庙、大坑里，到处蜷缩着无家可归的矿工。

解放以后，矿工们不但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条件也逐渐有了很大的改善。党和国家把保障工人身体健康、保证安全生产，作为煤矿生产的重大任务。全矿区先后新建了十一个风井，增设了六百九十多台扇风机，使井下每人每分钟的风量，由过去不到一立方米增加到六至九立方米，矿工们无论在哪深多远的工作面干活，都能呼吸到充足的新鲜空气。过去井下没有一根灭尘管路，粉尘浓度高达每立方米一千毫克。现在安装了十多万米灭尘管路，采取了有效的防尘措施，使粉尘浓度降到每立方米二毫克左右。各矿还专门建立了防火、防水、通风、测尘、巷道维修、瓦斯检查等负责安全工作的专业队伍，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在井下巡视。

提到矿工的生活，辛酸的过去和幸福的今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真是一个开滦，两个世界。

离唐山矿不远，有一个二百六十七户人家的工人新村。它紧邻着风景优美的唐山市人民公园。一排排向阳的砖瓦房，一个个整洁的小院落，到了晚间，矿工们下了班，孩子们也放了学，工人新村一片欢乐景象。唐山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三代矿工李瑞云的一家就住在这里。每当李瑞云走进采区大楼，辛酸的往事，总是涌现心头。这一片地方，他太熟悉了。解放前，这里没有什么采区大楼，也没有今天宽敞的职工食堂和附设有硫磺浴池、太阳灯室的大型澡堂，更没有象今天这样舒适、整洁的矿工宿舍大楼。那时，这里全是封建把头为了盘剥工人盖起来的阴暗、破烂的“锅伙”。他跟着父亲白天下井刨煤，晚上就在“锅伙”里睡觉。一条铺着破席的土炕，挤着几十个人，冬天一墙白霜，夏天满屋绿毛，虱子臭虫打疙瘩，蚊子苍蝇碰脑袋。吃的是生了蛆的臭咸菜和牙碜发霉的高粱米。今天，一切全变了，李瑞云一家过上了美满的日子。父亲是退休老工人，女儿也在不久前进矿当了选煤工人，全家九口，除了两个最小的孩子还在上学以外，都参加了工作。他不但不再为生活操心，而且全家每个月都有七、八十元的剩余。李瑞云的家庭正是开滦矿工解放后生活变化的一个缩影。就在他居住的这个二百多户的工人新村里，过去曾有一百二十一户人家住过“锅伙”。现在，他们全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家有了存款。现在，这个工人新村有四百多辆自行车，一百多架缝纫机，二百多台收音机和二百多块手表。这些数字仅仅是矿工生活变化的一个侧面。

矿工们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同时，也在文化上翻了身。现在有四万多名矿工子弟在开滦煤矿的三十所

中、小学里学习。开滦的青年矿工一般都达到中等文化水平。老矿工经过参加识字班、业余学校的学习，也都能阅读书报杂志了。赵各庄矿采三区区长李子材，是十二岁就当了童工的一位老矿工，解放前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现在能够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能够写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稿子。最近，他的儿子又同其他一百多名优秀矿工一起被选送到高等院校去学习。老矿工的心情多么激动啊！他含着热泪对临行的孩子说：“咱们祖祖辈辈没有念过书，你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为革命掌握科学技术。”

开滦煤矿报道组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197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红日照新港

雪后初晴，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在这晨光普照大地的时刻，我们来到了渤海之滨的天津新港。这里，是我国南北水陆交通的重要港口，是从海上到北京最近的地方。

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日新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以更新更美的姿态前进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行列之中。

改天换地展新容

隆冬腊月，气温表的水银柱已经下降到零下十四度。我们来到新港访问，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兴旺景象：码头上各种车辆鸣着喇叭来来往往，水面上大小船只吐着浓烟进进出出。高大的龙门吊车挥舞着钢臂，把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字样的各种物资送进货船舱口。一艘外轮刚刚靠上码头，装卸工人就冒着凛冽的寒风，沿着舷梯走上甲板。他们扫除积雪，砸掉寒冰，升起吊杆，打开舱盖，生龙活虎般地干起来。

面对着新港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从老工人钱春的口里，知道了它那苦难的过去和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变化。

过去，这个美丽的海口，整整被帝国主义蹂躏了半个世纪。解放前，这里没有停过一条万吨轮，到处是坑坑洼洼的盐碱滩和破烂的捕鱼船。帝国主义者为了掠夺我国的大同

煤、龙烟铁、长芦盐等丰富资源，货船靠不了岸，就硬逼着工人们用驳船，一次次地把货物转运到离开陆地十八公里的大沽口海面上，然后再装上外国货船。那里，四周环水，一面顶天，几百名工人经常是被囚在一条驳船上。狂风吹，巨浪打，工头骂，……人们忍饥受冻一千好几年，见不到陆地。当时，在装卸工人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身披麻袋片，嘴啃豆饼面，挨打受骂家常饭，累断筋骨死了算。”这就是对那昏天黑地的旧社会的血泪斑斑的控诉。

解放初期，泥滩上布满了国民党反动派修筑的地堡群，通往天津的小货船航道被淤成了一条浅水沟。工人们怀着当家做主的豪情，决心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废墟上，建设一座新中国的新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劈下了唐山、南口两地的半面山，在茫茫大海中竖起了两道防沙御浪的石头防波堤，挖通了七溼的通海航道和大量深水港池，用挖出的淤泥填平了沟渠，修筑起了码头和仓库。万吨货轮第一次靠岸了，新港这才成了一个新兴的国际贸易港口。

当时，钱春是新港作业区工具组组长，如今是作业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他一直被人们称为“技术革新的尖兵”。在十几年里，他改革和创造了装卸工具上百件。为了改进装卸机具，他几夜都没有休息好，深更半夜跑到装卸现场边劳动边试验，反复征求工人们的意见，直到成功为止。提起这些事来，钱春激动地说：“过去，咱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口袋。从小在码头上给资本家当牛做马，除了手搬就是肩扛。解放后，我们工人上了夜校，摘掉了文盲帽子。政治地位提高了，生活也越来越好。我一定要团结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搞出更多更好的装卸

工具来。”

自力更生走新路

革命在发展，新港在前进。解放以来，新港码头不断扩大，新建仓库四万多平方米；修筑货场十五万平方米。工人住宿的楼房，一座连着一座盖起来了。

站在码头，我们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盐田。在第二码头货场上存放的食盐堆积如山，每年我国都有很多食盐从这里运往国外。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装盐‘机械化’”。不知道内情的人们听到这话会感到很奇怪，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新港装卸工人中流传一时的顺口溜。原来，这里边也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最初，新港码头全靠人力装盐，以后，使用了两条大皮带机输送上船。虽然实现了“机械化”，可是往大皮带上送盐还要工人一车一车地推，一锹一锹地扬，同时有二、三百人干活，大皮带机还是“吃不饱”。工人们的汗水顺着裤腿往下流，一个工班干完后，脱掉胶靴就能倒出水来。就是这样，装完一条万吨轮，也还需要三、四天的工夫。

老工人张德勤参加装盐劳动之后，尝到了“机械化”的滋味，听到了同志们的呼声，想到了工人跟机械赛跑决不是长远之计。他反复琢磨，决心依靠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双手，做出一件东西来，满足大皮带机装盐的要求。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张德勤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根据水库滚斗的原理，提出了一个给大皮带机送料的新办法。钱春坚决支持这个建议。

大家给这台未诞生的机械起了个名字，叫做“滚龙机”。当时，有人却表示怀疑，掏出一张外国照片，要仿造一个什么“链斗机”。双方争执不下，各不相让，同时进行了试制。结果，一台横向能走，纵向能行，滚斗能转的“滚龙机”提前制造成功了；那个仿照外国的“链斗机”，却成了一堆废铁。

今天，我们见到大皮带两侧的一台台“滚龙机”滚斗一转，白花花的原盐就象流水似地送到大皮带上，哗哗地灌进货轮的船舱里。十八名工人操作，仅仅用了七小时四十五分钟就装完了一条载重八千吨的盐船。文化大革命以前，曾经流传一时的那句顺口溜，再也听不到了。

在新港，过去是依靠人力装卸生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工人们使用了自力更生制造的电磁吊。如今，只要工人一按电钮，一个圆圆的大铁盘，一下子就可以把几吨重的钢铁牢牢吸住，随意吊进货轮或者装上火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港口里的起重吊车和牵引机械增加了将近一倍。当初在海河出口处的一座检修小船的修船厂，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已经先后造出了两艘万吨级货轮。

继续革命谱新篇

新港——这个首都门户，它担负的国际主义义务一天天在增加。每天，一艘艘远洋巨轮满载着亚非拉人民的深情厚谊，冲破千顷浪，越过万里洋，来到这里，又满载着中国人民的友好深情，驶向远方。……

在码头上，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是一艘高高耸立的百吨